

曹同庆书 曹同庆书 曹同庆书

# 嚴嵩評傳

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

# 严 嵩 评 传

曹国庆 赵树贵 刘良群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武 曦

封面设计 邹越非

### **严嵩评传**

曹国庆 赵树贵 刘良群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 字数137000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00

ISBN 7—80515—274—8/K·35

定价: 2.25元

## 序

这本书是奉献给读者的关于严嵩生平事迹、是非的详实评传。只要展卷翻阅，您一定会感到兴趣，它将帮助您更深入的了解严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提起严嵩的名字，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。他是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期间揽权最久的一个内阁首辅（俗称宰相），江西分宜人，前后擅摄朝政达二十年之久，威震朝野，炙手可热。《明史》上说：士大夫见了他“侧目屏息”，不敢正视，“不肖者奔走其门，筐篚相望于道”。其势焰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
撰修《明史》时，严嵩被列入奸臣传中。理由是说他严嵩“无他才略，惟一意媚上，窃权罔利”。说他结党营私，“遍引私人居要地”，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，招权纳贿，坑害正人君子，从而误国误民。在明清文人的笔记野乘里记严嵩父子为恶的事情，更是俯拾皆是，当然其中不乏有道听途说的地方。总之，奸贪二字为其考语。不过，在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封建社会，在王朝腐朽没落之际，能找出几个辅臣不是争权夺利，排除异己，结党营私的呢？这恐怕不只封建王朝所独有。

不管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，都属个声名问题。据《列朝诗集》中说：严嵩“骄子用事，诛夷忠臣，溃败纲纪，遂为近代权奸之首。至今儿童妇女皆能指其姓名，戟手唾骂”。似乎民愤不小，声名很大。五百年来，严嵩之所以遭骂，这恐怕

要将一半功劳归之于文人学士。封建时代，他们是舆论宣传的垄断者，不仅写书，而且编剧。自从严嵩的同时代人王世贞写了《鸣凤记》传奇之后，专以鞭鞑严嵩为题材的小说和戏剧便层出不穷。至今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舞台上还盛演不衰，能不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吗？文艺毕竟不比历史，它撷拾片面事迹，经过夸张、渲染的加工，点缀以传奇的色彩，确可收神奇的混淆视听的效果。比如曹操就让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击鼓骂操》、《逍遥津》之类的文艺的作品坏了名声。

我和本书的作者一样，无意为“严嵩老贼”翻案，只是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观点方法等某些传统观念，产生了一点共通的感喟。千百年来，似乎有这样的积习：凡是“正史”里所骂的人，众人也都要跟着骂，研究答辩，引经据典，也必依“正史”为准。直到今天，在古今人物评价上仍然有“以一贯之”的倾向，谁要走了“红运”，就美玉无瑕，完人一个；要是“黑煞”缠身，此人便被说得一无是处，骂得半文不值。说白了，脑海里有个“官”字作祟，忘记了“正史”官修，黑红官定。因而往往和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对不上号。

历史上的严嵩是否就象有些人、有些书所说所载的呢？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，应该弄个清楚，去认真加一番搜集、排比、考辨，从而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。人们常说“盖棺论定”，话虽有理，却并不尽然。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，棺盖钉了千百年，而无定论，或论而不定。就解放后三十多年的史坛而言，肯定的否定，否定的肯定，今天不是依然重新争论或重评其功过么？何况严嵩。另外，他究竟坏到什么程度，该不该列入《奸臣传》等，在当时和以后撰修《明史》的时候就存在着争论。明清时代为严嵩说好话的大有人在。例如何良俊在《四友斋丛说》中，评严嵩诗文曰：“介老之诗，秀丽清警，近代

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，作文亦典雅严重，乌可以人而废之。且怜才下士，亦自可爱。但其子黠货无厌而此老为其所蔽，遂及于祸，又岂可以子而废其父哉”。钱牧斋在《列朝诗集》中亦云：“少师初入词垣，负才名。谒告返里，居钤山之东堂，读书屏居者七年，而又倾心折节，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，相与倚合，名满天下”。还说他能惜才、用人，“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”。

不少人认为，“分宜尽有好处，可惜为骄子所败”。这话颇有道理，也不缺乏事实和理论根据。古往今来，这种例子太多了，多少有名望而受人尊敬的达官贵人、掌权将相，显赫一时，却管不了自己的孩子，甚至包庇纵容，任其胡作非为，终于使自己声誉被恶子败坏，实属可悲！我国有句格言，“不能齐家，焉能治国”。可惜当官的谁都知道，就是很少有人做到！小小家庭都管不好，怎能治好偌大一个国家，孩子狐借虎威，为非作歹，上损国家，下害黎民，自己不闻不问而指手划脚，发号司令于治国教民，谁能折服而唯命？试问权威和信誉在人民心中还能占多大比例？凡此，小而言之，个人声名扫地；大而言之，国家政治风气败坏，严嵩就是一面镜子。

这种历史结局，常给治史者带来纠葛和头疼，使得为他们评传时往往产生歧见与争论。一说“子不教，父之过”，帐须算在本人身上；一说父不能代受子过，应该区别开来。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话》里讲到：清朝官修《明史》时，史馆的专家学者很多，李绂是其中之一。他博闻强记，很有学识，力主严嵩“不当入奸臣传”，多次和别人展开激烈争论，“李谈辩云涌，纵横莫当，诸公无以折之”。但终未被大多数人采纳。我想类似李绂这样的人当时恐非一个，过去有现在也会有。

曹国庆等同志，青年有为，虚心好学，更可贵的是他们勤

悬耕耘，勇于求索的精神，不泥古地敢对历史问题追根问底，进行开拓性研究，即使有所缺陷、偏激，也不失治史者本色。何况他们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，加以认真分析和研究，有评述、有考辨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，无疑是可取的。对作者来说，因时仓猝，许多内容未能充分展开，但主要论章还是比较扎实的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多年的心血毕竟开花结果了。我相信，只要他们有了这种勤奋的求索精神，一定会在明史的研究中，作为新生力量不断取得新的成就。

刘重日

1938年8月写于北京

## 前 言

严嵩（1480—1569年），明代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，字惟中，号介溪，又号勉庵。他生活于每况愈下的明代中叶，出仕于时事多艰的正德、嘉靖两朝，是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而近于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人物。然而，无论是官修史书、稗史野乘，还是戏曲小说、民间口碑，他多被塑造和描绘成贪婪狡诈、残忍专横的形象，不断地遭人唾骂。

星移斗转，历史已经过去了四、五百年，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再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今天，当如何正确评述这位影响甚大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呢？历史科学的价值，在于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求真，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点，无论是对历史起过进步的、积极作用的人物，还是对历史起过消极、阻碍作用的人物，以及大节有亏或有争议的人物，都应待之于实事求是。既要折狱龟鉴，“只辨理之事非，不徇人之可否”（清·黄名珣《答问》），又要不以事废人，因人废人。为此，我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在尽可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，“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”，还严嵩的本来面目，并力图通过对严嵩的研究，进一步了解明代社会及其官僚政治。

本书是以评、传结合，寓评于传之中的方式论述严嵩的，既有按照时序分期的评述，又有与其相关问题专章的讨论。究竟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尚不敢妄自臆测，只能敬请

方家批评和教正了。

酝酿写作严嵩评传以及搜集、整理有关资料在前几年就开始了，并且得到了院所的鼓励和支持，列入院的研究项目。本书由曹国庆拟定提纲和写作计划。各章的分工执笔为：曹国庆（第一、第四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章），赵树贵（第二、第三章），第五章由刘良群撰写初稿；附录部分，以赵树贵为主，曹国庆、刘良群参加；全书由曹国庆修改定稿。

本书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、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市社科院出版社的支持；得到了学界前辈们的热忱鼓励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重日先生为本书作序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姚公骞先生题签，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欧阳琛先生审阅了写作提纲。严曰文同志提供了家藏的严氏族谱。汪叔子、刘锋平、欧阳小桃、卞利等同志也给予了热心的帮助，谨此一并感谢。

作者 1988年6月

# 目 录

## 序

## 前言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<b>第一章</b> | 青少年时期·····        | 1  |
| 第一节        | 寒微的家世与多事之秋·····   | 1  |
| 第二节        | 十年攻读暨一举中式·····    | 10 |
| <b>第二章</b> | 铃山隐居的八年·····      | 15 |
| 第一节        | 避祸归隐·····         | 15 |
| 第二节        | 埋头诗作·····         | 19 |
| 第三节        | 身居铃山志在政·····      | 23 |
| <b>第三章</b> | 从翰林编修到礼部尚书·····   | 26 |
| 第一节        | 返归仕途·····         | 26 |
| 第二节        | 纳贤结友和锐意求治·····    | 27 |
| 第三节        | 跻身朝堂·····         | 33 |
| <b>第四章</b> | 入阁廿一年·····        | 38 |
| 第一节        | 世宗的权术·····        | 38 |
| 第二节        | 为官之道·····         | 45 |
| <b>第五章</b> | 一个棘手的难题：“倭患”····· | 52 |
| 第一节        | 嘉靖倭患的严重·····      | 52 |
| 第二节        | 抚御兼施的对策·····      | 55 |
| <b>第六章</b> | 不易措置的北方边扰·····    | 62 |
| 第一节        | 明朝与鞑靼部族的冲突·····   | 62 |
| 第二节        | 以防为主及其得失·····     | 66 |
| <b>第七章</b> | 众口铍金不足信·····      | 75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节        | “屠忠害良”与“代为受螫” .....  | 75  |
| 第二节        | 贪污受贿之辨 .....         | 86  |
| <b>第八章</b> | <b>革籍还里</b> .....    | 92  |
| 第一节        | 势位显赫招致的物议 .....      | 92  |
| 第二节        | 君臣失契 .....           | 94  |
| 第三节        | 寄食墓舍 .....           | 99  |
| <b>第九章</b> | <b>身后从人说是非</b> ..... | 103 |
| 第一节        | 宿敌书史 修怨横议 .....      | 103 |
| 第二节        | 戏文塑造 奸名声随 .....      | 108 |
| 第三节        | 清代统治者的渲染 .....       | 112 |
| <b>第十章</b> | <b>结论</b> .....      | 115 |
| <b>附 录</b>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一、         | 严嵩入阁前后内阁七卿年表 .....   | 116 |
| 二、         | 严嵩年表 .....           | 132 |
| 三、         | 少师介溪公传 .....         | 159 |
| 四、         | 王世贞《严嵩传》 .....       | 165 |
| 五、         |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.....       | 180 |

#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

## 第一节 寒微的家世与多事之秋

明宪宗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（公元1480年3月3日），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，但是日酉时，江西分宜县介桥村“寒士”严骥家中却不断地传出阵阵的欢语笑声。原来，严骥的三个儿子成家有年，但除了长房儿媳生下两个女儿外，二、三房均未生育。严家香火靠谁继接，象一个沉重的磐石长期压在全家人的心头，老严头更是忧心忡忡。但也有幸，在他五十寿辰之年，却逢弄璋之喜，长房儿媳添了一个男孩，于是全家无不高兴，乐得老头斯文大发，连声透语：“宗孙生，而神气灵矣”。①按照严氏族中的取名规定，严骥辈以“马”字为边旁，其子辈以“水”为边旁，孙辈则必须是“山”字为边旁。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便取名为嵩，他就是本书的传主严嵩。

严嵩的祖籍是福建韶武。宋哲宗元祐年间（1086—1093年），先世祖严恒以秘书丞出为通判，宦游江西，寄居于袁州府。恒死后，其孙季津送祖柩归葬韶武故土，途经分宜昌山，为满目层峦叠嶂、峡水清流所吸引，于是结庐袁岭之麓，定居下来，并葬其祖父于山峰下的海螺洞，介桥严氏遂奉季、津为始祖。宋嘉熙（1237—1240年）淳佑年间（1241—1252年），六

① 《介桥严氏族谱·少师介溪公传》。

世祖洪伯迁至黄竹坡，即今之介桥（亦称介溪），尔后不复迁移。

严嵩直系祖先中为仕者不多，见之族谱的唯有两人，一为二世祖严钧，钧字端贵，号继芳，行十九郎，时当宋绍兴间（1131—1162年）任户部员外郎，据称他居官期间清正谨慎，为同僚所推重，后因忤权贵之意而去职。二为十世祖严孟衡（1385—1426年），也即嵩之高祖。孟衡字衡中，号平庵，行巽工，初为郡学附生。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以书经中解元曾鼎榜第138名举人，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会试，中会元洪英榜第30名，廷试中陈循榜三甲第三名进士。<sup>①</sup>孟衡的仕途基本上是一帆风顺，初授行人司行人，考选行在山西道监察御史，钦差巡按四川，升浙江按察副使。中途一度回家守孝，满服以后，再起复为四川按察副使，以九年考绩，破格升为四川右布政使，后卒于任上。孟衡为官刚正务实，任御史时，正色立朝，屡疏大臣不法，百司惮其风采。任按察副使，严明不阿，悉心平反冤狱；任右布政使，宽赋减费，饬属惠下，百度螯举。有关孟衡清廉自守，在《介桥严氏族谱》与明清时所修的《江西通志》、《四川通志》、《袁州府志》、《分宜县志》，抑或时人文集中都有记载。在四川，他有严青菜之称，历官三十余年，每餐以青菜佐餐故名。在江西新余县有一块“布政石”，传说严孟衡死后，人们护送他的灵柩归葬分宜，途中渡江，因船上没有什么行李，江风将船吹得左右摇摆，为免风浪吹覆，人们找来巨石镇船，上岸以后，巨石置于路边。后人为纪念他的清廉，为此石取名“布政石”。严嵩曾赋诗“西蜀旬宣惟我

<sup>①</sup> 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作严孟衡为二甲第七十名，此从《介桥严氏族谱·方伯平庵公传》。

祖，簪纓余澤到諸孫”，①以抒發自己對這位高祖的崇敬感情。

嚴氏為分宜望族，自孟衡以後，子嗣日繁。孟衡長子嚴璉，字邦器，號重黃，生於永樂三年（1405年），死於天順七年（1563年），是為嚴嵩的曾祖。嚴驥為嚴璉長子，字廷獻，號純德，生於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，死於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。嚴淮即其長子，字伯川，號仰雲，生於景泰四年（1453年），死於弘治八年（1495年），也是嚴嵩的父亲。嚴嵩的母亲晏姓，名灵秀，新余城内人，生於正統十二年（1447年），死於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。嚴嵩有二姐一弟，大姐嫁與源州同知羅忠，二姐與平民李燦婚配，小弟名嚴岳，字惟正，為邑庠生，一生未入宦海。

嚴氏家境並不富裕。曾祖嚴璉繼承的祖業只有十二、三畝土地，農閑還得在鄰人家幫工，以資生活之不足。至嚴驥四兄弟拆產，生計已相當窘迫。但嚴驥“儉朴純誠，仁慈謹厚，犯而不校”，有“高長之風”。②虽说嚴氏家族至嚴淮齊家時，生活略有好轉，開始買田置地，然還谈不上有多少富裕。據嚴嵩自述，他幼時讀書，考上了縣學，束脩還无从着落。③

明代江西習儒風氣頗為風行，南昌府“市井多儒雅之風”，廣信府“下逮田野小民，生理裁足，皆知以課子孫讀書為事”，吉安府“環吉水百里之疆多業儒”。④嚴氏所在的袁州府，早在唐代就已是江西的人材中心、文化昌明的地區，著名的“芳

① 嚴嵩：《鈴山堂集》卷11。

② 《介橋嚴氏族譜·封誥》。

③ 《介橋嚴氏族譜·嘉林阡表》。

④ 雍正《江西通志》卷26。

林十哲”即活动于此。加之江西有地狭人众的矛盾，明初全国人均耕地6.41亩，而江西只有4.37亩，低于全国的平均数。因此，诚如时人汪士性所说：“身不有技则口不糊，足不出外则技不售，惟江右尤甚”。<sup>①</sup>而对一些家道中衰的缙绅后裔和破产的中小地主来说，他们“为农则无田，为商则无资，为工则耻卑其门弟，遂世代务习经史，父子叔侄兄弟，自相为师友”。<sup>②</sup>严嵩的祖父严骥、父亲严准都是典型的世代业儒之家的子弟，<sup>③</sup>不过，他们一生都学无所成，死时连秀才也未考上，“历览史传”，“少读书有用世志，弗就”。<sup>④</sup>这样他们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严嵩身上，指望他煊赫门庭、荣宗耀祖。严嵩幼年时期，其父严准不仅倾资供严嵩上学，而且取意“闲适自况，而以泽物望后云”，<sup>⑤</sup>自号仰云，以告诫其子。

严嵩母亲晏灵秀，娘家为当地富户，尝因出粟赈饥，而获赐玺书的殊荣。乡里称其外祖为善士。据严嵩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所作《慈德阡表》称：“夫人来归，事舅姑，尽教之礼，夤馈必亲执，事必率先”。可见她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慈淑女性。

严嵩的父母由于家境贫寒，时常受到邻里豪强的欺负，故而他们都十分注意与邻里族人的关系。严准“忍有人所不堪

---

① 汪士性：《广志绎》卷4。

②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268。

③ 王世贞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作“嵩父为藩司吏”，不知何本。疑王氏欲贬严家门第而为之。

④ 同治《分宜县志》卷9。

⑤ 《介桥严氏族谱·嘉林阡表》。

者”，“族姻有急难，援赴恐后，家无余蓄，而辍己以贖。”<sup>①</sup>并且“居恒述古孝义之事，以风子孙”。<sup>②</sup>晏灵秀“处妯娌无犯忤之气，取与必以让，待亲党，敦睦姻，仁恤之行，惠爱必周”。<sup>③</sup>严嵩自幼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，“婉恋为童子，父母不暂离，出门十顾望，恒恐儿寒饥。”<sup>④</sup>父母的处事及物，言行举止，尤其遇事忍让，式仿古人，深深地印在严嵩幼小的心灵上。严嵩显达以后，仍以此反躬自励：“呜乎，此先君之志行如此也，嵩也将何以克绍先德而敬承明训耶！”<sup>⑤</sup>他不与人争讼，关心家乡建设等，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其祖辈父母的熏陶。

严嵩出生之时，明室已经中衰了。各种社会矛盾错综交织，波及、影响着各个阶级和阶层，使各等人物都卷入了纷争不已的旋涡。

明代中叶，由于生产力的一度提高，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有了较之以往显著的发展，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。景德镇的磁器“自燕云而北，南交趾，东际海，西被蜀，无所不至”；<sup>⑥</sup>福建漳州、泉州的红糖、白糖、冰糖“商贩四方货卖”。<sup>⑦</sup>凡在一些物产丰富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区。许多省区的地主、豪富投资于商业活动；有些商人资本雄厚、声势烜赫；有的还结行成伙，形成地域性

---

① 《介桥严氏族谱·嘉林阡表》。

② 同治《分宜县志》卷268。

③ 《介桥严氏族谱·遗文·慈德阡表》。

④ 《铃山堂集》卷6。

⑤ 《铃山堂集》卷33。

⑥ 嘉靖《江西大志》卷7。

⑦ 《闽大纪》卷11。

的商业集团，影响较大的就有徽商、晋商、江右诸商。

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经济提供更加厚实的基础，但此时的农业却完全呈现一片不景气的衰败景象，土地高度集中，兼并日益加剧，民穷国困、科派日增。成化年间，王弼的《永丰谣》叙述农民艰苦状况说：“永丰圩接永宁乡，人家种田无厚薄，了得官租身即乐。前年大水平斗门，圩底禾苗没半分。里胥告实县官怒，至今追租如追魂。有田追租未足怪，尽将官田作民卖。富家得田贫纳租，年年旧租结新债。旧租了，新租促，更问城中卖黄犍。一犍千文任时估，债家算息不算母。呜呼！有犍可卖君莫悲，东邻卖犍兼卖儿，但愿有儿在我边，明年还得种官田。”<sup>①</sup>即使被旧史家称为“朝序清宁，民物阜丰”的弘治时期（1488—1505年），也是“兴作相继，费出无经，民困于科派，军困于力役”，<sup>②</sup>“海内民困财竭”，<sup>③</sup>危机四伏，农民起义在即。

明朝中期统治的黑暗和腐朽，是抑制和阻碍正在发展中的商品经济、加深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仁宣以后的君主，多不理朝政。英宗继位时年纪幼小，不谙世事，日后二度登基，又昏庸无能。其子宪宗为求长生之术，深居简出，终日与方士炼丹论道，廷臣难得一见。明孝宗登基以后，徒有大志，为延续朱明王朝的国祚，意欲刷新政治，改弦易辙，但又疏才乏术。弘治元年（1488年）七月御史张昺的奏疏有载：“迺台谏交章论事矣，而扈肆纠仪者不免锦衣捶楚之辱，是言路将塞之渐也。经筵即举矣，而封章累进，

① 顾炎武：“苏松二府田赋之重”，《日知录》卷10。

② 夏燮：《明通鉴》卷38。

③ 《明通鉴》卷39。